

民 族 道 德 要 覽

徐 哲 東 編

中 央 陸 軍 軍 官 學 校 政 治 訓 練 處 印 行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 民族道德要覽編輯大意

今日之中國，真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何以至此，一言蔽之，有救國之法，乏救國之人而已，所謂有救國之法者，孫總理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燦然具在，而真心信仰，忠實奉行者，殊屬寥寥，甚且有一般陰狡很毒之徒，蔑棄禮義，喪盡廉恥，不肯服從三民主義，而甘心趨向於慘酷之共產主義，亦有名爲服從三民主義，而欺詐虛僞，專謀自私自利，處處爲主義暗中之障礙者，有知識才力者人格如此，誰與圖治，此所謂乏救國之人也。我蔣校長既權知癥結所在，故常以禮義廉恥訓勵同學，希望多得推進主義之前鋒，能爲轉移風氣之原動力。今秉此意，輯成民族道德要覽一編，非徒冀我同學，能自勵于道德，亦願舉國志士，一其趨向，在我同學，尤宜努力自勉，庶克副校長之期望也。

以道德爲自救之本，宜使讀者先有真切之信心，故輯對於民族道德應有之認

識一章，所以闡發理論之根據也。

道德不在口說，貴能實行，實當從本身做起，故輯制行標準一章，庶於力行，得所依循。

道德觀念，須從本心流出，乃能如水有源其流不竭，故大學既以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又於修身之前，加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此卽先事心理建設也，吾國宋明儒者，於格致誠正之方，言之極精，明代王陽明致良知之學，尤爲簡要有力，及明末有李二曲者，承陽明之緒，以悔過自新爲宗，立說極篤實懇摯，故采王李二先生之言，爲修養工夫一章，庶讀者得識用力所自也。

上列三章，大要以具，然禮義廉恥之意義與功用，及夫有益于身事之語，亦進德者所宜樂玩也，故輯格言纂要一章，以備參觀。

昔人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行爲之動人，其力量偉矣，今輯觀感錄一章列于卷末，亦欲使讀者聞風興起，奮然有爲也。

# 民族道德要覽目錄

## 第一章 對於民族道德應有之認識

### 第一節 民族道德之意義

### 第二節 中華民族之民族道德

### 第三節 人格與禮義廉恥

### 第四節 禮義廉恥爲自救之本要

### 第五節 人格之效用

## 第二章 制行標準

## 第三章 修養工夫

### 第一節 陽明學說

### 第二節 二曲學說

## 第四章 格言纂要

第一節 關於禮義廉恥者

第二節 有益於身心事業者

## 第五章 觀感錄

第一節 佛人

第二節 將帥

第三節 師儒

第四節 官吏

第五節 農工商賈

# 民族道德要覽

## 第一章 對於民族道德應有之認識

### 第一節 民族道德之意義

何謂民族道德，卽一民族間行爲上之公共標準，本來德道之原理，並不因民族不同而變異，不過某一民族，必有某一民族之歷史的遺傳，生活的環境，造成不同樣的民族性，因此對於道德的某一方面之側重，某一形式之特別發展，不能不有差異，因差異在所不免，故在某一民族中涉及道德問題往往有其特點，此所以有民族道德之一語也。

### 第二節 中華民族之民族道德

昔希臘蘇格拉底以爲道德卽是知識，蘇格拉底對於知識之見地，便是人間的相互



關係及社會生活之理解，知何者是真正之善，何者爲不壓迫他人而以公平態度待對他人之生活，何者爲不獨爲自身且爲社會服務之生活，此其道德不離於智識之意見也。近世克魯泡特金以爲道德之來源有二，一互助，二正義，由互助引起正義由正義引起道德，其說云：「我相信在動物界底進化及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性及互助底重要，應被認爲一個脫離了一切假說的假定的，實證地確立起來的科學的真理。其次，我們更可承認當互助成了人類社會中確立起的習慣，而且可以說是本能之時，牠（指互助）又依比例地導引着正義底意識（及其必然的附隨物平正的意識，及平等論的自制，）之並行的發達。那個認爲各個人底自身的權利是和其他的個人底同一的權利同樣地不可侵犯的觀念，也與階級差別之衰滅按照比例地生長起來了；而且當一個指定的社會底諸制度依着這種意識恆久地變更的時候，這種思想便成了一個流行的概念。個人與其所屬的集體底利益之某種程度的一視同仁，在社會生活底開始以來便存在了，甚至在最下等的動物間，牠也常顯現出

來的。然而若以公平底及正義底關係已堅實地確立於人類社會中之事實爲比例，則那更精鍊而關係更進化的更普遍的發展，已有了根柢便快要開始了。就靠着此等關係，個人才十分明白而且感到他底行爲所給與社會全體之影響因此他便極力節制，不至於侵害他人，縱使爲了這個緣故使得他底某種欲望不能得到滿足，他也不顧惜的。他若到了如此完全地把他自己的感情和他人的感情一視同仁之地步，則他便急願來犧牲他底力量，以謀他人底利益，並不期望着收回何種報酬來。此等非利己的感情及習慣，通常人都以利他主義與自己犧牲等等不正確的名稱稱之；然而依我底意見，雖大部份的著作家把此等感情與習慣和單純的正義底意識混爲一談，而以利他主義一名稱來概括之，實則適當地說只有牠們（此等感情與習慣）才配稱爲道德呢！」

古今討論道德問題之著作極多，但從原則上說，總不外乎互助與正義兩個性質，復藉知識以完成此性質，（互助與正義）使達到生活之圓滿而已。故由蘇格拉底克



魯泡特金之說，即可了解道德之概念，無俟繁徵博引諸家之說也。

回觀吾國人由來對於道德之概念，大抵宗尚儒家之說，換句話說，即是儒家之道德觀，在中國已得着普遍之承認，儒家之言道德，爲仁義禮智四大要素，仁者，愛也，樊遲問仁，孔子對曰愛人，孟子云，仁者愛人，此仁之義也，義者宜也，得事之宜，謂得良心上之滿足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言養氣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皆其證也，禮者，敬也，孟子曰，有禮者敬人，荀子曰恭敬禮也，禮記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此其說也，智者，通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能辨是非，則必通達于理也。是故仁之作用，自然包括互助，義與禮之作用，自然包括正義，智之作用，自然包括蘇格拉底所言之知識，此可見吾國人對於道德，早有完備之概念，非獨早有完備之概念而已，且早有普遍之信仰，因早有普遍之信仰，故凡政制法令無不根據于道德，而風俗所趨，亦一以道德爲標準。何言乎政制法令

無不根據于道德，因中國之政制法令實爲最合乎公平之原理者也，夷考歐洲列邦之社會，至今未能消除對立之兩階級，始而爲貴族與奴隸之對立，繼而爲資本家與勞動者之對立，惟其階級不能消除故其統治權必屬於一階級之掌握，而一切政制法令無非便利一方面而壓迫別一方面者，故當貴族與奴隸對立時代，其政制法令，卽爲擁護貴族之權利而壓迫奴隸之利器，後來資本家與勞動者對立時代，其政制法令，又爲擁護資本家而壓迫勞動者之利器。若夫中國之社會，則不然矣，春秋之末，至于戰國，一階級掌握統治權，已有不能復存之勢，而明智之士，又竭力提倡賢才主義矣，是以孔子有譏世卿之悅見春秋公羊傳孟子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見離婁章荀子曰，「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見王制篇漢代功臣，本多出于微賤朝廷又屬下詔求賢，而小吏亦可籍其吏治之成績才能，躋乎大位，其間惟東晉南北朝頗重門閥，自唐以降取

士都由考試，故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之機會極多，且大更犯法，與庶民同，不似歐洲之法律，專擁護某一階級之利益也，其在風俗方面，大抵以樸儉勤懇相當，以奢侈淫縱相戒，以謙和施捨爲美，以驕暴貪吝爲鄙，一般人心目中所尊崇者，尤在於人格，視聖賢重於英雄，人格好者，如諸葛亮關羽，無人不欽敬，人格壞者，雖有絕大之才能如曹操司馬懿，亦爲人所唾罵，凡此等等，可見我中華民族對於道德有普遍之信仰，所以道德在中國民族內，具有特別偉大之能力。因爲中國政治法令風俗本不甚遠于平等之原則，（自然有小小不平等處，如奴婢制之存在，帝皇之必有傳統，以及帝室子孫蒙特殊之優待是，）所以自古至今，數千年來，社會生活之體系，可以相仍不變，對於制度方面，既無十分注意之必要，其注意者乃轉而對於人的方面，所以關於個人之道德，（修身問題，）尤其注重，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云，「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

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對於道德上之特別發展，在于特重人格方面也。

### 第三節 人格與禮義廉恥

既注重人格，即不能不注重修身，既注重修身，即不能不注重禮義，因爲如不蹈乎禮義，仁即無從寄託，智亦無其標準矣，修身者，使人服行禮義也，服行禮義，則人在其中，而智亦有所歸宿，否則煦煦之仁，察察之智，不足爲道德也，而管子牧民篇又于禮義之外提出廉恥，謂之四維，其說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唐代柳宗元著論非之曰：「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發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

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所羞矣，則義果在乎，「柳宗元之說，誠有相當之理由，但如果依此推究，不義之事，豈能合禮，非禮之事，又豈爲合於義乎，然則但論其歸究，雖禮之與義，亦不必分也，何獨廉恥與義乎。若就修身所當注意之點言，廉恥允宜與禮義並重，何也，廉爲不蔽惡不苟得，所以治頑治貪，恥爲不從枉羞爲非，所以治懦，惟頑貪與懦，最爲人所易犯之病，由此而背禮喪義者多矣，則提出廉恥兩端，使人特別注重於此，有何不可，故明代唐順之有言，「禮義其統言，所

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此言是也，總之管子以禮義廉恥並舉，與儒家言仁義禮智，毫不相背，况在現代寡廉鮮恥，尤爲一切罪惡之本，則注重廉恥，實爲對治之良藥也。

上之所云，不過略明修身當服行禮義，而注重廉恥，言猶未詳也，今更申言之。先言禮，禮義敬爲主，敬者並非僅僅外貌上之謙恭，卽足爲盡禮也，必將之以至誠之心，心敬則貌自敬，且無時不敬，此自內流露于外，有不期然而然者，若心無敬意，外貌極敬，亦不過一種虛僞之形態一時之矯飾而已，故禮記云，「忠信禮之本也，」又云，「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此皆言敬必有誠，方爲合禮，如徒具形式而無誠意，則形式便爲無意義，論語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何哉」此卽言徒有形式，不足爲禮也，王陽明有一段話，極爲親切，其說云，「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之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至善矣，」觀此當知禮之主敬，非貌爲之敬，乃至誠之敬也。夫惟有至誠之敬，

故能無時不敬，無事不敬，所謂「至誠無息，」「自強不息」也，曲禮曰，「毋不敬，」「此即謂無時可越乎禮也，顏淵稱孔子之教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孔子之答顏淵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孔子云，「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凡此皆足證孔子言禮，即是至誠之敬，否則視聽言動，如何而求悉合于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得而云約乎。是故孔之儀節，不勝其繁，隨地隨時，可以不同，而其根本，終不出乎至誠之敬也，吾人果能以至誠之敬，爲立心之要，自然能將驕慢，偏狹，嫉妒，怠惰之習，一齊掃除。且善成愛人重人之心，作事不苟之心，能如是，則胸懷寬廣，真情洋溢，樂爲利人之事業，充滿服務之精神，敬偉大人格之造成，必以合理爲基礎，合禮者，即合理也，禮記云，「禮也者理也，」見仲尼「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見樂周濂溪曰，「禮理也，」見通書王陽明云，「禮字即是理字，」見傳習錄上此皆就至誠之敬，發于外者言也。試思凡人處于社會，凡資生養生之具，何一不賴他人之力，功業地位榮

譽，固社會所造成，卽學問技能，其成就非獨特天才也，若無昔人之發明，同時師友之啓導輔助，亦豈能成乎，夫受益于社會者，旣如是其宏矣，宜如何爲人羣盡力，方可無負于社會，然則驕慢偏狹嫉妒怠惰之習，卽理之所不應有，惟有樂爲利人之事業，充滿服務之精神，方爲最合理之人生觀。是故率禮卽主敬，合理卽合理，能主敬使合理，當世志士，可不勤而行之耶。

其次言義，義者所以權行事之從違也，事之應行者皆合于義，其不應行者，卽不合于義。故義之定義爲宜，宜者，應行之事也，然則事之應行與否，其原則當如何決定，曰決之于公平耳，不公卽不義，不平亦不義也，故凡人所行，以私害公，謂之不義，損人，利己，亦謂之不義，公者，人情之所同也，平者，人情之所當也，合以情之所同，得人情之所當，故曰宜，荀子曰。「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見王制此所謂義，卽公平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利物者利衆而非利己也，荀子修身篇云，「保利非義謂之賊，」保利



非義者，卽保其私利而害公也，荀子修身篇又云，「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此亦明義以公平爲主也。是故以義自守則不公不平之事，固所不爲，以義自任，則遇有不公不平之事，尤當發憤掃除之，而後快焉，故志于義者，非僅自守而已，正應以之自任，然非能自守者，決不能自任，孟子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此言由能自守而進于自任也，蓋良心既有主宰，知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若良心所決不肯爲而強使爲之，良心所必欲爲而強使不爲，則其精神上之痛苦，實有不堪任受者，故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惟其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故雖舍生取義，亦甘之矣，所謂得良心上之滿足也，必如此而後有充分之犧牲精神，能擔負革命之大事業，然而集義之工，必自有所不爲始，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實志士所當厲行者也。

其次言廉，廉爲蔽惡，不苟得，故正直自好之習慣，當藉此養成，而頑鈍貪污之

舉動，當以此廓清之，大抵吾人若無外物之誘惑，則悖禮非義之事，亦不肯爲，縱或爲之，必至良心不安，神明內疚，誠使一爲悖禮非義之事，卽將良心不安，神明內疚，其必歸于禮義矣，無如外物之誘惑，能使良心日卽于喪亡，而神明日歸于昏闇，故久而久之，直以悖禮非義，爲循常之行，不復有悔悟之意，此所謂習非勝是也，究外物之誘惑，其最大之力，一爲以私情相感，一爲以財利名位相動，爲私情所感，爲財利名位所動，以致失守漸至於是非善惡，不復經心，其謹者猶不免爲鄉愿爲鄙夫，其才者，直將爲姦爲慝，此所謂頑貪也，不蔽惡者，謂不以私情而移其操守，謂之廉正，不苟得者，謂不以財利名位變其節志，故謂之清廉，夫如是則悖禮非義之事，無從侵襲，可以立定做人之脚跟矣。

其次言恥，恥爲不從枉，羞爲非，此爲人類固有之良心，有此良心乃能知善知惡，保持此良心，乃能爲善去惡，充不從枉之良心，而後能爲天下伸大義，充羞爲非之良心，而後能行誠意慎獨之工，「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充其不從枉

之心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室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充其羞爲非之心也。恥與義關係最切，深惡不義是恥，行無可羞爲義，有恥卽爲有良心，無恥卽是無良心，恥心尙在，縱陷過惡，猶可感格，恥心盡喪，則將永無自新之望，古人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所謂心死者，卽無恥之謂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此謂無恥者終生陷于可羞之域，將不得爲人，然則吾人縱不希冀爲聖賢豪傑，苟敬爲人，亦豈可泯滅其恥心哉。

#### 第四節 禮義廉恥爲自救之本要

問者曰，今日中國，內愛外患交迫，而生產之衰落經濟之塌蹶，人民之困苦，尤爲目前急待解決之問題，豈高談禮義廉恥卽可以濟事乎。

應之曰，子言中國之危象是矣，蓋亦一思所以致此之由乎，自清代之末，道德日

衰，風俗日壞，行人競于權利而重物質，無禮無義，絕去廉恥，以貪污爲當然。以欺詐爲常事，以損人利己爲智巧，以縱情肆慾爲無傷，以致雖變法更制，終不能獲良好之效果，此無他，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夫救國之法，非不興也，總理之三民主義，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誠使國人能尊而信之，奉之實行，何至有內憂外患，卽有內憂外患，亦何至難于應付，若夫種種急待解決之問題，其根本亦只是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使三民主義已見實行，此等問題，亦早已解決，卽今欲解決此種種問題，仍非依三民主義以謀解決，亦別無他法，然而三民主義何以未得實行，則由有人格者太少，無人格者太多，是以在政治上則貪官污吏軍閥投機分子隨在而是，在社會上則土豪劣紳姦商痞棍到處皆然，故政治不能清明，社會日見混亂，而三民主義，非獨不能望其實現，且無時而不受其窒礙也。誠欲一反此種現象，不可不有大多數忠實分子，爲主義而奮鬥，爲民衆而努力，乃可挽回風氣，振起革命之精神，然而忠實分子，必非不重視人格者，既重視人格，

不能不講修身，既講修身，必不能不歸到禮義廉恥，然則禮義廉恥，豈非今日自救之要務乎。

問者又曰，如子言，則嚴定法令，信賞必罰，斯可矣，蓋提倡禮義廉恥，不能使人以必從，嚴定法令，信賞必罰，既可驅人以必從，又可使人不敢不守，其效力不大於提倡禮義廉恥乎。

應之曰，嚴定法令，信賞必罰，吾不以爲非也，然古今中外，無專恃法令賞罰，而不講道德，卽可以致治也，今卽就嚴定法令信賞必罰一事，而推求其實效，亦必執法者與考核者絕不敷衍，一無偏私，而後人知所從速，然而能不敷衍，無偏私者，必以禮義廉恥存心，而後能之，否則或恐獲罪于人而不肯切實做事者有之，或以自身之利害，而定功罪者有之，或以恩怨賄賂，而顛倒是非，變易功罪者有之，或于有勢援者，則雖失必曲爲回護，無依傍者，雖善亦在所排擯，誠若此則法令雖嚴，徒滋禍害，

以其愈嚴則利用之者愈有力量

賞罰欲信，何由而得，以此類推，無

事不然，則法令賞罰，固不能離禮義廉恥而生效用矣。且法令賞罰，祇依據外面之形迹，禮義廉恥，乃定于內心之意念，若有禮義廉恥之意念，不因賞罰而自能守法，若無禮義廉恥之意念，則大利所在，賞亦不足以爲勸，罰亦不足使之懼，不特此也，又可設法避免形迹上之犯法，而爲實際上之作惡，諸此之類，說不勝說，是又可知無禮義廉恥，則法令賞罰之用，必有時而窮矣。

賀衷寒先生講述選錄中「蔣委員長對於我們深切的教訓」一篇，其中言禮義廉恥與法令威信的關係，及禮義廉恥與教養賞罰的關係兩節，闡發甚明，今錄之如下，以相參證。

「其次說到禮義廉恥與法令威信的關係，誰都知道，法令威信是維持人類生存最重要的工具，但是沒有禮義廉恥，法令威信就失了效用，何謂法？法者限制人類行爲之規範也，故法的基礎在於禮，凡人知禮必知法，不知禮則必不知法。何謂令？令者達成任務之制限也，但欲依限制以達成任務，必先使知義，故

令之基礎在於義，如欲使受令者知令，亦必先使知義，不知義，則不足以言令。何謂威？威者統馭羣倫之資望也，但欲養成資望以統馭羣倫，則必須先能守分，守分即屬廉的表現，故威的基礎在於廉，因無廉，則威無以立，這就是說，不知廉即無以立威。何謂信？信者誠於中，而實見諸外之謂也，離誠去實則無所不為矣，無所不為，即在於無恥，故信之基礎在於恥，欲使人知信，必先使人人知恥，不知恥，則不足以言信。總括說來，禮義廉恥就是法令威信的基礎。

再次談到禮義廉恥與教養賞罰的關係，教的首要在於習禮，古人說「不學禮，無以立」，就是這個意思，大家都是當過入伍生的，當入伍生的時候，最初學的就是「立正」「敬禮」，立正敬禮，就是學禮的始基，故教而不基於禮不僅無益，抑且有害。養的首要在於合乎義，社會上我養人和人養我，都要基於義，方合乎養的精神，因為知義，則養者必樂施而不望報，被養者亦必因受施而努力圖報。

。賞的首要能在能廉，能廉則賞方能有效，不能廉則賞不勝其賞，而賞之用必有時而窮。罰之首要在知恥，故欲無罰，必先使人知恥，不知恥則罰不勝罰，罰之爲用必有時而窮。總括的說，失禮則無以言教，失義則無以言養，失廉則無以言賞，失恥則無以言罰，所以禮義廉恥，可說是教養賞罰的精神。」

由是可知欲法令有效，賞罰分明，亦賴禮義廉恥，今吾中國法令失其用，賞罰不明者，皆以禮義廉恥不存故也，而謂嚴法令定賞罰其效大于提倡禮義廉恥，不亦反乎。

問者又曰，今昔不同，何可一概，昔吾中國，閉關自守，人皆承襲傳統之思想，故可藉禮義廉恥以收拾人心，今者國人深受歐西文化之影響，禮義廉恥之說，已爲人所不樂聞，縱令所言皆確，其如國民不能接受何，且以今日社會之情況觀之，禮義廉恥，既消亡矣，亦胡能使之恢復，如欲人心之變轉，惟有更變國人之思想，使有進取之精神，遠大之眼光，不着重于區區之身家，而着重於社會，庶可



自救，何爲而提倡迂腐之禮義廉恥耶。

應之曰，是不然，子爲此言，直未讀中國之歷史，亦未明究中國社會之實際也，試觀吾國之歷史，凡屬治平之世，必人相厲以道德，及其衰亂，必由禮義漸昧，廉恥漸亡，當昔衰亂之世，豈曾受歐西文化之影響哉，而人之不願禮義廉恥如此，及夫撥亂反正者出，敦名節以振紀綱，崇道德以變風會，則人知自屬於禮義廉恥之途矣，向也視禮義廉爲贅疣，今也視之如布帛粟菽，此豈有他故哉，亦視乎是否有人提倡，提倡者是否有力量耳，顧炎武有言，「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于天下，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于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糝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

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跡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見日知錄卷十  
三兩漢風俗篇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響，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

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呼鳴，觀哀平之可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

日知錄卷十三  
宋世風俗篇

氏之言，雖不免偏重于一朝之興亡，而要之欲使政治上軌道，社會有秩序，民族克振興，主義能實現，亦非藉禮義廉恥爲維持之具不可，使以昔人所用子爲一姓一家者，今乃用于爲主義，爲民族，其道豈有二致哉，知哀平可變爲東京，知五季可變而爲宋，則謂今之社會不能接受禮義廉恥，禮義廉恥，今既消亡，不能恢復，不亦誣妄之甚乎。更以中國之社會論之，教育未能普及，故有新知識者甚少，一般民衆，所守以爲是非善惡之準程者，尙屬禮義廉恥之觀念耳，雖于此四者之意義，未必能認識十分真切，而日用不知之間，其實未離乎此，待人知以謙恭相尙，作事知以切實爲美，此卽合乎禮，以損人利己爲惡，以輔助他人爲善，此卽合乎義，戒取非分之財，此卽合乎廉，以犯法盜竊及爲所不當爲之行爲可羞，此卽合乎恥，凡此種種觀念，尙不失爲中國社會上之普遍觀念，祇以一般民衆既

缺知識，又乏能力，雖有此普遍之良好觀念，不過歸于消極之自守，而一般有知識有能力者，則不復知有道德，惟知廓張物慾，爭奪虛榮，非但不能用其知識能力造福于國民，反而用其智識能力以爲禍害國民之工具，然則今日國事敗壞至此，自有任其咎者，亦不得歸過于全體民衆也，既不能歸過于全體民衆，而謂國民不願接受禮義廉恥，又不譴妄之甚乎。然則在今日言自救正應有知識有能力者，實行禮義廉恥，以轉移風氣，而反視爲迂腐，則吾不知所謂進取之精神，遠大之眼光，不着重于區區之身家，而着重于社會者，何等人而後能有此思想也，如曰有人格者而後能具此等思想，則有人格者，固不能違反禮義廉恥，如曰，無須斤斤于人格，則無人格者，祇知自私自利耳，安能有此思想耶。

#### 第五節 人格之效用

觀於以上所說之各端，可知禮義廉恥之重要，但所謂提倡禮義廉恥者，並非徒爲口頭之宣揚也，必躬親力行之，而智能優越者，尤不可不以此自勉也。人類之才

質，不能齊一，故有智有愚，有強有弱，惟知能優越者，常處社會上重要之地位，有領導人羣之力量，亦惟所處之地位較一般人爲重要，所具之力量，較一般人爲偉大，故其所行所爲影響於社會人羣者亦尤爲重大，故冀一社會之進化，不可不冀一社會中智能優越者先有超卓之道德，冀全民族之進化尤不可不冀一民族中智能優越者先有超卓之道德，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有志之士，果懷爲國爲民之熱忱，便當負起責任，先從本身做起，不憂其不生影響也，顧炎武言提倡禮義廉恥端賴君主之力，此不過古代君主制度之下，如此做法，最易生效耳，其在今日，人人有領導人羣之可能，人人有做到最高領袖之資格，故更不能自弛其責任，如印度之甘地，彼何嘗有現成之地位，不過道德超卓，人格偉大，自然受人信仰，遂能左右印度之人民，此非人格之力量乎，墨沙里尼亦云，其成功之唯一原料，即是本人之人格與道德，由此可知吾人若具救國救民之大願，不

能不先以禮義廉恥對自身作嚴格的訓練也。

墨沙里尼一段話述之如次。

「在政治工作上。牠的價值是可增可減的，人們可以打倒我或捧高我但於關我道德的事，就不能如此。人的生活，應該與他所信仰的一致，應該不存任何私見，真誠人在政治方面，應有一種仁愛與熱誠的意識，他們應該對於他們的人民有一種深刻的認識和相當的眷愛。所有以上的好德性，不應被假貌爲善，花言巧語，或妥協與奴性的讓步所破壞。在這一方面，至少，我自己還驕傲得起來，因爲我並不被人疑惑到這些上面——甚至被我自己——我覺得我的靈魂是已不可磨滅的，我相信這就是我的力量和成功的唯一原料」

見佩登，魏谷，合譯  
墨沙里尼自傳第九章

二二五  
頁。

以上來云，引甘地，墨沙里尼，爲例，以證明人格之偉大，足爲成功之元素，在印度意大利猶然，況在中國。然則在中國欲發揮革命事業，實現三民主義於政治

方面，社會方面，非有多數有道德者，起而集中全國之信向，轉移既壞之風氣，決無其他良法矣。是故才能愈大，志願愈偉者，其自治亦當愈嚴，即才能稍次，志願非偉者，然苟不忍民族之沈淪，舉國之塗炭，亦宜服行禮義廉恥，以冀共振持世之綱維。讀曾國藩原才篇，凡屬知識分子，皆宜惕然自儆也。

曾國藩原才篇錄之如次。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響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

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反，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鑿，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響，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是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爲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響，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所非逆睹已。

## 第二章 制行標準



禮義廉恥若逐事以明之，既說不勝說，且事固隨時而變，亦非可執一而論也，惟制行有一定之標準，則以我之行，應彼事物，自然能合乎禮義廉恥，制行之標準，禮記中儒行一篇極簡要，今錄其全文於左。

魯哀公問於於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與讀作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之衣，逢是大的意思，掖是肘掖，逢掖冠式仍用商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之冠是商朝的冠，宋商後也，故

朝遺制，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其服也鄉是說冠服隨所居之鄉，無一定也，丘不知

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遠數之，是忽遺數說的意思，不能終其物，物的

即是，悉是詳細之意，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僕侍者也，此句的意思，是說詩在

事，就是說來，哀公知道一時說不完，左右的人，倦勞而須更代，還說不

話長的意思，哀公命席，子布席，使可坐而從容講說，孔子侍曰。

編者按以上乃儒行之小序，即述孔子言儒行之緣起。儒有席上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者。

孟子萬章章，「伊尹耕於有莘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一草介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我何以湯之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大凡大有爲之人，必以學問忠信爲自立之具，凡有學問忠信者，必重道義而薄榮利，伊尹是極有血性之人，觀其未達之時，所自立者如此，後來事業，固可於此覘之也，論語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孔子教人自立之道也。今附于此，俾讀者得與儒行首條參觀焉。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如慢者，若有不屑之貌，如僞者，若可不必之貌，如威也，若有所畏之貌如愧者，若有所恥之貌，此皆形容讓之狀態也。此段要旨不過言儒者絕不爭奪權利，今人于此一段，不必求其迹象之相同，而不可不取其精神之相符也。

儒有居處齊難，齊卽齋字，義爲莊敬，難爲有威重可畏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利，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不如此者。

此言持躬處事之慎重也，慎重之習慣，亦須平日養成，故以居處齊難，坐起恭敬，爲持養之法。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可與此參觀。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之出，以義爲重，不以利爲重，義惟求有益於公，利則惟爲一己，儒者之出，非爲己之榮利，故極肯負責任，又極不貪權利，凡有志於革命者，正須有此意志。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鷙蟲卽鷙鳥猛獸，程猶量也，言遇鷙蟲而攫搏之，不程量己之勇力，能否勝之，謂當勇則勇，能無懼也，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此謂有過言，不再犯也，流言不極，流言謂不待究極卽知其誣，不斷其威，言常有威重，有習其謀，不習其謀者，謂謀皆因事而定，非懸空摹擬，以待人問而告之也，此亦言儒者之忠實，遇事須求有裨其特立有如此者。

凡人不可過事慎重，亦當有奮發之精神，觀此一節，何等勇往直前，何等剛決

有斷，以此與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一節參看，便知彼非懦弱，此非鹵莽，看時行事，各有所當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不食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謂不能以私情搖撼之，可殺而不可辱謂不能以威力屈服之，總之苟不合于義，用柔用強，皆不能變更其意志，至于居處不淫，飲食不溇看似小節，不知人若不能過苦生活，即不能不爲利祿所誘惑，以致搖蕩其意志，許多革命志士，後來不免腐化，過不慣苦生活，亦一大原因也。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亦是此意，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者，所以以禮待之也，蓋其人格之高既如此，自必聞過而改，故微辨已是，無庸面數，若面數之，則爲輕蔑之表示，殊非所以處賢者之道也。不淫謂不過分，不溇謂不繁富，面數之數爲斥責。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此條所言之自立，與第一條之自立，文同而意各有在，第一條所言之自立，意主于進德修業以應世，此一條所言之自立，意主于守道不變以處世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

鄭玄注云，「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

按此一段之意，言雖處困窮不得志之境，絕無卑鄙之態，此所以爲高尚可貴。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忌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處今世而考古以自修也，稽之義爲考，今世行之後世

以爲楷，謂所行所爲，是立模範，上弗援，援之義爲引，言在上位者不引進之，下弗推，推之義爲崇，言在下之人民亦弗推尊崇敬之。

此段之意，言雖處孤危之中，尙不能不以百姓之憂樂爲懷，蓋賢者，志在救世，不以艱危而退避，不以孤立而自沮，如孔子之欲達其救世之目的，絕糧於陳，被圍於匡，窮陋至此，而尙棲棲皇皇，不自寧息，無非志于救世耳。

儒有博學而不窮，

不窮猶云不厭，論語孔子曰，我學不厭，

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幽居不淫，淫謂邪也，上通不困，困謂患也，此又云窮不失志，達不離道，凡人處幽隱之時，而有慕勢求榮之心，乃至幸進希名，是幽居而淫也，凡人得位之後，以祿位櫻心，而不達其初志，不能遵道而行，是上通而困也，論語譏鄙夫之患得患失，卽是幽居而淫，不通而困者也，然患得患失，固爲可鄙，而

子子爲義，自視過高，不能容物，亦將孤特而無徒，故當自責綦嚴，取人宜寬，所謂毀方瓦合者，非云從人于邪，乃「議道自己，制法以民，」之謂也，儒行所言，剛介之義居多，然欲濟事，亦不可專恃剛介，故標此條所以明濟成之術也，然既云上通不困，則仍不自失正，所謂和而不流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此言尚公義而除私見，故專重人才，而不計其他種種關係也，凡有才之士，能休休有容，不忌賢嫉能，則國家之事，不難爲矣。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鄭玄注云，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也。



按此雖據封建時代之情況立說，要之虛懷服善，篤厚有情，卽在今世，亦是爲行誼之美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四句，謂雖發其言議，但求有益于事，並不藉此以自謀其利，麤而翹之，又不急爲，麤猶大也，翹猶舉也，謂擇其大者而行之，不求急有功也，不臨深以下數句，言儒者之能寬懷容物。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雖分國如錙銖，言雖分之以國土，而輕視之若錙銖之微也，此言儒者之清操，見儒者尙有此一塗，不盡于經世濟物之務也。或問儒者孜孜于經世濟物，原爲

安國家而利人民，非爲一己之榮祿也。如此規爲，清則清矣，于世何益。曰振其高尚之風，足以陶鑄習俗于潛移默化之中，使人能滌除鄙吝之念，是固大有益于教化者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聞流言不信，謂人有流言毀謗其友，已能信友所行不然，不

爲流言所惑也。

此言儒者于友，誠信相孚，永無疑貳，方今志士，從事革命事業，在同一主義信仰之下，既已結爲同志，便當具有此種誠信相孚之精神，庶幾能發生堅強之力量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作者，勸禮節者，作之意，

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秉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道德以仁爲本，儒者所依者惟仁，此節言儒者一切言行容貌，無不由仁上發出，猶且不敢言仁，謂猶不敢自以爲道德充備，蓋其虛懷樂善，自強不息，猶日在進德修業之中，故未嘗自滿耳。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

隕穫困迫失志之貌，累猶牽累之意，謂其服從長上，具有理智

不充詘於富貴，

充謂喜而失節之貌，具有理智

不怨君王，

怨猶辱也，言不病

君王所

屈辱，不累長上，

累猶牽累之意，謂其服從長上，具有理智

不閱有司，

閱猶病也，言不病

苦于有司，有司猶云官吏，言爲庶民亦不爲官吏所迫而失其守，故曰儒。

此一節，卽孟子所言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意志定于內，則任何外力，皆不足以搖動之。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詬病，猶云詬笑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

，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此言哀公自云，沒世不敢以儒爲戲也。

編者按明季大儒李二曲先生，

名顯字中孚，所著有李二曲全集，

在關中書院制定會約，首舉此

篇，以式同志，并附記于後云，「右揭此以爲制行之準，行有不若此，便是制

行有虧，制行一虧，所學何事，縱有他長，斯亦不足觀也已。」二曲先生斯言甚是，現在有學識者，大概不重制行，所以許多破壞道德之事，貽害社會國家之事，往往從有學識者作起，此正如西晉之亂，當時號稱名士者，不能辭其咎也。試觀日本武士道之二十五信條，不過幾種粗淺之制行標準，遠不如儒行之包含宏大，立義精美，日本人依武士道之信條，尙能造成所謂「大和魂」，以爲自強之基礎，吾國人若能依儒行爲立身之信條，爲三民主義而努力，何難振起民族精神，而完成革命之功乎。

## 第二章 修養工夫

### 第一節 陽明學說

明代王陽明之學，專重內心之修養，探源立論，工夫簡易而直捷，其義指具詳於傳習錄中，今采其尤要者，加以整理，俾學者識其條貫，易於持習云爾。

陽明以爲心是一切的主宰，故修養工夫，只須在心上做，心正，則所爲無有不當，心明，則物來自能順應而不失，正則必能明，明不出于正，欲知此義，當先知陽明對於心的見解，錄之如左。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傳習錄下。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傳習錄下。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傳習錄下。

陽明以心之本體爲感覺，感覺只是明靈，原無惡念，既無惡念，便爲盡善，更無用存箇善念，自小其心體，亦卽未識本體也，其說如下。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傳習錄下。

但心之本體雖無善惡，而動意則有善惡，動意既有善惡，將如何而能復其心之本體乎？於是陽明乃特注重於知善知惡，爲善去惡，其述如左。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

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曰，德洪汝中俱有省。傳習錄下。

此一段文字，爲陽明學說之中心思想所在，陽明之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主張，皆根據此種思想發出，故此段文字不可輕率看過，今再加以說明，觀者當易了然也。原陽明之意，悟得心之本體時，由心發動之意，意之本體之知，意之所在之物，自然一貫而下，無不盡善，此之盡善，便是無善無惡之至善，而非與惡相對之善也，與所謂「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可以互證，汝中所以言究竟話頭，須是意知物都是無善無惡，乃是大徹大悟後之境界，此誠然是究竟話頭，然世人爲習染所蔽，那有一悟盡透者，必由濯磨自勘之功，方能透達本源，故陽明以爲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四句爲立說之宗旨，自爲善去惡歸到無善無惡，卽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次序也。格物致知卽是去意中之惡，復其本體之明靈，意常明靈卽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故格物致知雖從兩方面說，其實祇一件事，必格物方能致知，謂必實行而復其知乃真切，此陽明所以有知行合一之



說也。陽明既言知是意之本體，又言知是心之本體者，以爲心無間於動靜，意則專就心之動而言，動亦不離乎靈明，即動亦不離乎本體，動不離乎本體，則意即心也，故誠意之極，即是正心，意之與心，其本體一也。今錄陽明格物之說如次，以見爲善去惡之方。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自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

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

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傳習錄下。

因爲致知在實事上格，故非知行合一，不能真切，於是知行合行之說，遂爲王學之中堅矣，欲知行合一之義，試觀下文。

愛

徐愛也，陽明之弟子。

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

兩人皆陽明弟子。

往復辯論，未能決

，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着，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

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却是何等紊切着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不落空。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

，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話。傳習錄上。

陽明所說知行合一之宗旨，只是著重在行上，知而不行，便非真知，此專爲救一般知識分子，徒事口說不重實行之弊也。知行合一與孫總理所揭出的知難行易，說法雖若不同，用意並無殊異，此在蔣校長「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講稿中，已闡發得極詳明。在力行叢書之四。觀者必皆已讀過，無庸徵引。

陽明既主張知行合一，所以凡事都重在發端上，此卽陽明反求諸心之唯一法門，其說如次。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

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始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就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

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傳習錄上。

但存天理雖在內心，其發見處却不能不因於接觸外物，故陽明有隨處學存天理之說。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

，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傳習錄上。

觀此一段，可見陽明之學問工夫，處處從心上做起，却並不着空，看下面所引一段，更覺明顯。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

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傳習錄下。

陽明以爲隨處皆是學問，此卽是格物也，故格物爲爲學之第一步，試觀下列一段與陳九川問答語可明。



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工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前又有格物工夫，後又體驗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惟濬卽九川名。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

定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傳習錄下

更舉要言之，格物者，卽致良知於事物耳，其說如次。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中語。

陽明旣言工夫須從作事上歷練，故有體用一源，動靜無間之說，其言體用一源，說與於下列之答問。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傳習錄上。

其言動靜無間，說與於下列之答問。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說，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無定，動無定。傳習錄上。

從上所引各節中觀之，對於陽明學說，當可識其理辯，體系，及其立說之宗旨。茲更將其用功之方，舉要言之如左。

(一)立志與知行合一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美大精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傳習錄上。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念一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

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

## (二) 持志與致良知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傳習錄上。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傳習錄下。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說，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傳習錄下。編者按自心知得是良知，當下即去消磨

是致知。

## (三) 逐漸求進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又便加

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傳習錄下。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己私無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傳習錄上。

## 第二節 二曲學說

明末李二曲

名顯字中孚

之學，以王陽明爲宗而復融會於程朱之說，其最切實得要處

，便是悔過自新，其全集以悔過自新說列于首篇，卽其講學之宗旨所在也，今

撫錄其尤警策者如次，此與陽明用功之法，實相枝貫卽自一念起處做致良知工夫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卽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天地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爲意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爲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然雖淪於小人禽獸之域，而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顧人自信不及，故輕棄之耳，譬如明鏡，蔽於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於糞坑而寶氣未嘗不存，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光體寶氣，自爾如初矣，何嘗有少損哉。

世固有抱美質而不肯進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嘗自棄迨其後雖明見有善可遷，有義可徙必且自諉曰，吾業已如此矣，雖復修善，人誰我諒耶，殊不知君子

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間耳，苟向來所爲是禽獸，從今一旦改圖卽爲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從今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當此之際，不惟親戚愛我，友朋敬我，一切人服我，卽天鬼神亦且憐我而佑我矣，然則自諉自棄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正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妄用，功不雜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粗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

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醞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殺人須從咽喉處下刀，學問須從肯綮處着力，悔過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己，苟真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天地間道理，有前聖偶見不及而後聖始拈出者，有賢人或見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證，斯已耳，予固庸人也，懵弗知學，且孤苦顛頓，備歷窮愁，於夙夜寐且苦搜精研中，忽見得此說，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人，故敢振筆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猶惡貧女之布而甘自凍者也。

吾之德性，欲圖所以新之，此際機權，一毫不容旁貸，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譬如飲水，冷煖自知，久之德充於內，光輝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用功，全在自己策勵。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卽是過



，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若夫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蓋人之所造深淺不同，故其爲過亦巨細各異，搜而剔之，存乎其人，於以誕登聖域，斯無難矣。

衆見之過，猶易懲艾，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護惜之意，以爲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慎獨要焉。

吾儕既留意此學，復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爲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着，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不靜極則不能超悟，况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至精不能剖析，豈平日旁鶩紛營者所可辨也。

按吾人終日紛紛，精神困疲，於作事亦不相宜，何況進德，故凡人每日能定一時

問行靜攝之功，實爲至善顏習齊極反對靜坐之說，然猶主張習恭，其實習恭猶坐靜耳，或以無時間爲言，則吾未見終日絕不休息之人也，倘以用緒無益之遊戲者，爲靜攝之舉，其于德業之裨益多矣。二曲于學髓篇言靜坐之效云「新建王陽明封新建伯論動靜合一，此蓋就已成言，方學之始便欲動靜合一猶未馴之，輒款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卽新建之盛德大業，亦得力於龍場之三載靜坐靜何可忽也。錄此以備參着。

悔過自新，自爲中材言之也，而卽爲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諸過，皆起於一心，直下便剷却根源，故其爲力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積久，靜極明生，亦成了手，但其爲力也難，蓋上根之人頓悟頓修，名爲解悟，中材之人，漸修漸悟，名爲證悟，吾人但期於悟，無期於頓可矣。

#### 第四章 格言纂要

### 第一節 關於禮義廉恥者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款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禮記禮器篇，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禮記曲禮篇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記曲禮篇，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禮記祭義篇，

恭儉莊敬，禮教也。禮記經解篇，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記經解篇，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禮記哀公問篇

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篇。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篇。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篇。約之以禮者，歸於修己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有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  
隨地皆與不離乎誠敬，以養成其心德也。顏淵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意，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後。論語

外貌而缺乏誠心者也，慎而無禮，則無強毅之力，故變爲畏縮，恭而無禮，爲重

勇而無禮，則血氣之勇，不合于理之舉動必多，故或至特勇爲亂矣，直而無禮，則

無敬人之心，故好非刺人，凡人有過，宜以德感化之，徒事非

刺，反將激人之怒，而于事無益，故不足取，後，非刺也。論語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

，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禮要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荀子

仍當原于誠敬之心，故荀子論禮，亦非有二致。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

物猶悖也，提優即怠惰之意。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篇。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荀子非相篇。

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荀子致士篇。

以上禮。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周易繫辭傳。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禮記表記。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爲美。按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惟義是親

，此外對人別無厚薄。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篇。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

義爲盜。

論語陽貨篇。按古時於君子小人，有兩種意義，一以君子爲有德者之稱，小人爲無德者之稱，二以君子爲士大夫之稱，小人爲平民之稱，此君子

尚勇乎君子義以爲上兩君子皆爲有德者之義，下文與小人對舉之兩君子，則爲在位士大夫之稱也。

義人之正路也。

孤子離婁上。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下。按此謂大義所在，可以不拘節。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盡心上。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

，仁是也，路惡在，我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盡心上。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孟子盡心下。

保利非義，謂之至賊。荀子修身篇。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奮君子之勇也。荀子榮辱篇。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篇。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荀子王制篇。

### 以上義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弊，斷也，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潔，六曰廉辨。周禮小宰之職。

按鄭玄注曰，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孟子離婁下。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按伯夷能以國讓，故可以興廉也。

廉而不劌。

荀子不  
苟篇

廉而不見貴者，劌也。荀子榮辱篇。

按廉雖爲潔己之美德，亦君子當然之行，未足多矜，若自恃其廉而以此傲物，雖廉亦不足貴矣。劌爲以銳傷人之義。

其唯廉士，寡欲易足。漢書景帝紀。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文中子。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公謂  
魯君

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悉

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大臣篇。

按顧氏之言，雖據君主時代之事狀立說，要之凡任偉大之事業，欲信孚於有衆，亦宜知此義也。

### 以上廉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禮記雜記。

舊注云，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已，民衆均等，而他功績倍多於已，又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接五恥之義，一爲名實不相副，二爲言行不相符，三爲執善不能固，四正皆言  
任事無善狀，不稱其職也。

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大戴禮曾子制事上篇。

小人不恥不仁。易繫辭傳。

知恥近乎勇。中庸。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

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孟子梁惠王篇。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篇。

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盡心篇

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荀子非十二子

當今大患，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南宋黃震論時事疏。

按黃氏所論南宋時事，與今日情狀，善合符節，然祇要士大夫有恥，餘事皆可

爲也。古以此責任歸之士大夫，今則當由智識分子負之。

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元虞集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按巽懦亦原於無恥，中庸云，知恥近乎勇，然則苟有恥矣，何至陷於巽懦也。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顧炎武日知錄廉恥篇。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篇。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論語子罕篇。此孔子稱子路之言也，由子路名，與讀如歛。

按以上兩條，言享用不如人，場面不如人，不足爲恥，若以此爲恥，則恥失其當，反將流入貪邪之途，故錄此兩條於末，冀觀辨其當否焉。

以上恥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孟子離婁篇。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孟子萬章篇。

無禮義則上下亂。孟子盡心篇。

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荀子致士篇。

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荀子王制篇。

儉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荀子修身篇。

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新五代史明宗本紀引康澄疏中語。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者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新五代史馮道傳論。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日知錄廉恥篇。

按教化不出於禮義，所謂朝廷有教化者，由今言之，則在勢位者宜以禮義倡率於上也。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置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淫芻蕘，謂使士卒濫取民間之芻蕘。而爲暴於百姓者哉。日知錄廉恥篇。

以上總論禮義廉恥

### 第二節 有益於身心事業者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近思錄卷二。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近思錄卷二。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近思錄卷二。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近思錄卷二。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近思錄卷二。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近思錄卷四。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近思錄卷四。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近思錄卷五。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近思錄卷八。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近思錄卷十二。

### 以上程明道顯語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近思錄卷二。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

之用也。近思錄卷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近思錄卷四。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近思錄卷十二。

按朱子云：「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云：「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爲驕。」

以上程伊川語

爲天地立心，爲民生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近思錄卷二。

按朱子謂此橫渠先以道自任之意，凡有志之士，不可不具此廣大之心胸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

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近思錄卷二。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近思錄卷二。

按葉采注云：「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疏，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無道  
從宏，教無從成矣。近思錄卷十一。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近思錄卷十二。

### 以上張橫渠載語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令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顏習  
齋年譜。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顏習齋年譜。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



嘗以我作主。顏習齋年譜。

以上顏習齋元語

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恕谷年譜一。

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恕谷年譜一。

人有譽先生可大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反遇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恕谷年譜一。

閱劉邵人物志，至「與人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不與，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少於敬，謂愛少於敬，多於敬謂愛多於敬。何則敬之爲道也

，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無窮也。恕谷年譜二。

按誠敬之敬，其中自有愛在，若祇是莊敬，則嚴而相離，其勢難久矣，禮之以敬爲主，即是主誠敬之敬，非寄主莊敬之敬，恕谷此說，可與本書第一章第三

節中言禮之意義互相闡明，並非相反。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恕谷年譜二。

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恕谷年譜二。

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儻然自以爲無過也，以爲誠篤難行於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註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絕非後世迂闊腐儒所得假冒也。恕谷年譜三與王崑繩書。

思人不附，非褊則刻。恕谷年譜四。

思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恕谷年譜四。

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

恕谷年譜五答劉霽輝問學。

### 以上李恕谷壻語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蓋寬饒諸葛豐皆西漢人，漢書有傳，山巨源名濤，西晉人，謝安石名安，東晉人，晉書中並有傳。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曾文正日記類鈔學問類。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同上。

按以此條與李二曲悔過自新說參觀，知賢者所見，無二致也。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同上。

夏弢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師。」一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同上。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

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同上。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傲惰也，謙所以傲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卽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同上。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同上。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卽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同上。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

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卽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卽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念竊忝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同上。

按此條可與第一章所錄原才篇參觀。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

孫高陽名承宗史道鄰名可法皆明季忠臣，明史有傳。

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

偉人，今已養成膏梁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曾文正公日記類鈔省克類。

心緒憧憧，

如有所失，念人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

，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畜，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滅矣，此念願刻刻凜之。同上。

按今日吾輩當更存一念，思我所得於社會者何多，我所施於社會者何少，無時不存愧對社會之心，則以私害公之事，亦可以不作矣。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力心勞苦爲第一義。曾文正公日記類鈔治道類。

### 以上曾文正國藩語

編者按古今賢哲之言有益於身心事業，足爲成已成物之導者，采不勝采，茲特擇宋代二程及張子之語，清代顏李曾三家之語，各若干條如左，以其尤簡明徹切，語語可以實用也。學者於上列六家之語，果能身體而力行之，亦足躋聖賢豪傑之地位，奚必泛濫廣博爲。

## 第五章 觀感錄

### 第一節 偉人

偉人者，非以一端見長，凡其德行才猷學識事功，皆可效法者也。統觀吾國史乘，可師之人極多，惟諸葛孔明王伯安最足使人激發。孔明受任於危急存亡之際，率能轉敗爲勝，保有疆宇，曹魏據中原之大，尙猶望風畏懼，旣歿之後，國中懷之，敵人欽之，百世之下，猶有生氣，真志士之模範也。王伯安於艱難困苦之中，纔謗交作，卒能建立奇功，造成一大學派，此其自強奮鬪之精神，寧不使人聞風興起哉。今錄二子之言行，列於觀感，錄之首，有爲者，亦若是，讀是編者，可不勉哉。

###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

章太守，立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立，立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立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劉備歸劉表，表使屯新野，徐庶見備，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讀作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猖獗之義猶狼狽也。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按觀以上一段，可見劉備以伸大義於天下爲旨，故亮許以盡力，凡有爲之士，必先認明主旨，故能動不失義，而人自悅服也，至其答備之問，於當時形勢瞭如指掌，又足見其胸有大略，平日早已留心世事，默察時變，故能負大任而不辭，非若有雄志而無雄才者，從高自矜詡，適成其爲驕妄也。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之。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然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圖出計，適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得出爲江夏太守。

按此雖小事，亦可見亮處事之多智，而自處之謹慎矣。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遣使請降於操，劉備屯樊，亮不知曹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備攻琮，荆州可有，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備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是孫權將魯肅乞奉命弔劉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操已臨其境，琮已降，劉備欲南濟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及備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將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心存觀望。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棄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以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水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

按觀以上一段，處艱危之際，矢志不貳，從容畫策，於此可見其忠而有謀。其說孫權數語，按切事勢，動以至誠，絕非縱橫者流，巧言飾說，聳人聞聽者可比，故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云，「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

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此又足證亮之才德，足以使人信仰，非僅恃辭辨也。

曹操既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備遂收江南，以充爲軍師中朗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備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及備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備共圍成都。十九年，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備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五年春，曹操死，其子丕廢漢獻帝而自立改國號曰魏，年號曰黃初，明年，蜀中羣臣勸備稱尊號，備於是卽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張飛卒後，亮兼領司隸校尉。章武元年七月，備帥諸君伐吳，亮居守成都，二年六月備爲吳將陸遜所破，退住永安。明年春備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備又爲詔勅嗣子禪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以上各節，劉備存時，諸葛亮翊贊之績也，自此以下，蜀事悉統於亮，更足顯見其經國治戎之略矣。

劉禪建興元年，即章武三年，劉備死之年也。封亮爲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

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仍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其年秋，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目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

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南中既定，乃治軍講武，以俟大舉伐魏，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迫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如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以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報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按自南征滇中，以至出師，上表，無非本於一片至誠之心，故事事措置得宜，



語語使人感發，以惟有德者能之，徒有才者不能逮也。

又武侯治國，頗采法家之精神，重在綜覈名實，故曰，「良將之爲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見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三。然出師上表尤以親賢臣遠小人爲誠，又歷舉忠貞之士，使其君知所信任之人，則亦極重人治者，誠以從法不能以自行，事必待人而後舉，未有不尙賢才而可以爲政者也。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始魏人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猝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南安天水安定二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曹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

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恤猶慮也。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

三等 以督厥咎

督猶正也。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按三國志馬謖傳云，「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故亮引咎自貶，觀其上表之辭，絕無文過自飾之語，何等懇摯。又亮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教云，「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驕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忠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是亮非專己自用者，蓋時人雖多主張以魏延吳壹爲先鋒，亦未有堅持此議者，故亮違衆用謖也。然惟其能知過，故能改過，人亦以是終服之。若有過而不自承，猶欲強爲文飾，何以

使人心服乎，此亮之所以不可及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 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劉禪復亮丞相。九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 射殺郃。十三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 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劉禪景耀六年秋，魏將鍾會入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按亮每於退兵之際之摧破敵軍，斬其大將，足見其用兵之神。雖不敵國，猶歛

其人，足見其才德之深爲人所折服也。

初亮嘗爲書誡其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也，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見藝文類聚及平御覽。又嘗自表後主劉禪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按晉陳壽三國志亮傳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憂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又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云：「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細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青龍二年春，魏明帝曹叡年號，即蜀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也。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咨猶歎也。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量，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云：「孔明盤

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徙汶山郡，雖古之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此刑罰不濫沒有餘泣也。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綜觀以上評語，及亮之言行，可知亮之所以卓越者，在能以澹泊寧靜自持，而行事接物，一歸於公誠二字，維澹泊，故不惑於榮利，維寧靜，故不亂於紛擾，用能養成公誠之德，是以經事綜物，咸得其平，而政治風化無不肅然整飭也，政化修明於內，則雖以區區之蜀，抗衡中原，連歲用兵，民不疲勞矣，時無武侯，西蜀久已不振，是知政化之美，係於人才，人才之偉，必以德行為基，觀於諸葛亮之事迹，可爲明證者也。

###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憲宗成化十七年，守仁年十歲，

是年其父華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明年華迎養其父，因攜守仁到燕京，過鎮江金山寺，其祖與客飲酒酣，擬賦詩未成，守仁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守仁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成化二十二年，守仁年十五，從其父寓京中，因出遊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

按王守仁是一極有才氣之人，故自幼便卓犖不羣，然後來成就，終賴學力，可知有天才者，亦不可不起學問磨礪也。

孝宗弘治元年，守仁年十七歲，往江西洪都取妻諸氏，二年，以諸氏歸越，舟至廣信，謁婁諒，諒字一齋。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焉。武宗正德元年，閩人劉瑾擅權爲姦，大臣劉健謝遷等疏請誅瑾，武宗初欲遣瑾居南京，

健遷等必欲誅之，瑾泣訴於武宗，武宗聽之，健遷乃求去，瑾既得志，遂逮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以其請留健遷也，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至龍場。瑾憾未已，守仁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詞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則復調越曲，雜以恢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於是始論知行合一。武宗正德四年，劉瑾誅，守仁升廬陵知縣，漸升至南京鴻臚卿，兵部尙書王瓊素奇守仁才，正德十一年八月，特舉守仁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南中盜賊蜂起故也，是時謝志珊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涇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掠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



避去，志珊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州主籍吳珙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赦其罪，令偵探賊動靜，無勿知者，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十二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擒脅師富。守仁疏言權經，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尙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二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任，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是年七月，進兵大庾，謝志珊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陳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季敷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

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兵已掃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珊及其黨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邢珣伍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猝敗走，遇唐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謝志山藍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龔福全，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獠，謝志山就擒後，守仁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還至贛州，議討剎頭，初守仁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剎頭，方進兵橫水時，恐剎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

，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守仁推誠撫之，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歸附，而嚴爲戰守之備，詭言龍川首領盧珂鄭志高等係舊讎，備其侵襲也，時盧珂鄭志高已歸降，守仁密語珂將假怒以給淵頭，遂佯杖珂，繫之，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黨悍酋九十三人來，營於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宮厚飲食之，仲容等大喜過望，守仁因遣人教之習禮，察其意志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訴於道曰，此養寇貽害也，於是守仁殲之之念始決，仲容屢欲辭歸，守仁留之觀燈樂，十三年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酋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其巢，連破上中下三泚，三泚既平，乃於下泚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泚頭，廣東尙未得檄，守仁所

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以爲神。

以上爲守仁遷謫龍場，以至平定南中盜賊事，其誅池仲容等，似過嚴酷，不若諸葛武侯能以德服人，然仲容等積惡已多，衆人皆欲誅之，守仁亦審察其不可感格，故從衆意誅之耳，非率然誅之也，不爲殘忍。

正德十四年六月，命勦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震濠反，知縣顧儼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震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遣震濠之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勦震濠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震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帝位，震濠益大疑，十餘日，偵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之計，

七月，以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大喜，趨樟樹鎮，合府縣來會兵八萬人，號三十萬，直搗南昌，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九江南康二郡兵絕我後，是我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南昌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必破之，賊聞南昌破，必解安慶圍自救，逆擊之湖中，我必勝矣，衆曰善，乃以伍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旣而文定兵抵南昌，守兵駭散，遂破之，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必乃悅，居二日，遣伍文定與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而進，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震濠果自安慶還兵，遇於黃家渡，伍文定當其前鋒，邢珣繞出其背，貫其中，文定與都指揮余恩乘之，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賊勢，胡堯元等伏發，震濠兵大潰，退保八字腦，震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撫州知府陳槐饒州知府林城，取九江，建昌知府曾瑛，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及復戰，

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伍文定立銃礮間，火燦其鬚，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盡出金室犒士，守仁乃密爲火攻具，戰之明日，震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掩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震濠舟膠淺，倉猝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餘黨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事平，初守仁在吉安，其弟子鄒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守仁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守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守仁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及與宸濠戰時，守仁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語如側席，遣牌斬卻者，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守仁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宸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衆咸色喜驚聞，守仁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死傷者衆耳，理前語時常，傍觀者服其學。

按守仁當倉猝聞變，而意志堅定，處危急之際，而從容自如，此皆得力於治心

之功，蓋心有主宰，則遇事便有決斷，而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自然不至張皇惑亂矣，故曰：「仁者必有勇，」正謂此也。

時武宗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兵邊兵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許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又媚守仁之功，且懼其見帝發覺罪狀，競爲蜚語中傷之云，守仁先與寧王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仁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問道趨玉山，上書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守仁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受帝信任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與清共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謂永曰，江西久遭宸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所

迫，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然之，因爲守仁曰，吾此來爲羣小在君側，欲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守仁乃以宸濠付永，時武宗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守仁至京口，欲朝帝，聞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張忠許泰已先至南昌，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或故衝導起釁，守仁不爲動，撫之餘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以守仁爲愛己，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嘗受宸濠賄，氣懾不敢復言。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輕守仁文士，強與較射於教場中，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大懼，以爲己軍皆歸心守仁，遂班師。忠泰既見帝，讒毀百端，獨張永時時調護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先是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



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南昌，令更上捷音，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徼守仁，東南幾殆。

按守仁之所以委曲求全，非爲一身計，正爲人民之利害計，國家之安危計也。觀其應付之方，無不曲當，正由生死患難，不復動心故能忍小憤以濟大謀耳。武宗十六年，守仁正五十歲，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經宸濠張忠許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遣書其弟子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十六年三月，武宗死，世宗立。

接守仁學術之概況，已具於第二章，觀此更足證明其事功與學力之一貫，治心

之效，有如此之者。

世宗既立，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先是仁守用兵，俱兵部尙書王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必先歸功兵部，而宰相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甚不悅諸大臣亦多忌其功，欲阻守仁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嘉靖元年，守仁上疏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功，罪莫大於揀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是年二月，丁父憂，七月再疏辭爵，乞錄諸臣功不報，是月，其弟子錢德洪赴省試，辭別請益，守仁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守仁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按就守仁告錢德洪語觀之，可證知其淡於榮利，而爲天下憂者至深也。

六年，廣西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定，乃用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征思曰，守仁上疏辭曰，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低績，然後別選才能，事必有濟，帝不許，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旣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獠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便宜行事，勿懷顧忌，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撫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盧蘇王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及聞守仁主招撫，大喜。七年二月守仁至南寧，二

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告之曰，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杖蘇受各一百，又告之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守仁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奏聞於朝，陳用兵之害，招撫之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設一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卽以盧蘇王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獠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其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獠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府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盡平八寨，初守仁之征思田，由侍郎張璉桂萼薦，然守仁本抱息事安民之志，故與其門人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坏，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初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

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既平斷藤峽及八寨，萼風守仁取交趾，守仁不應，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世宗方寵信萼，賞遂不行。方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報聞而已。十月，守仁已病甚，上疏請告，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守仁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守仁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守仁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按守仁一生，皆成功於困阨危疑之中，全賴鎮靜以濟事，蓋心君不亂，則自能指揮若定，觀其臨終之際，益可見其心君不亂，故其精神到底不懈。

## 第二節 將帥

兵家所尚，在乎權謀，故堪任將帥之才，立身未必可取，然使才力既優，人格

亦偉，不尤足貴乎，茲篇所錄，以識度高宏，行誼卓越者爲主，其有二節之善，足以發人深警者，亦間錄焉。

狼暉

魯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春秋時晉國之制，以將中軍爲主帥，中軍佐爲次帥。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春秋時用車戰

，御戎之職，專管調車，右卽車右，車右之職專任保護御戎者與主將也，晉君身行間，此御戎及右，皆晉襄公戎車之御者及車右也。甲子，及秦

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三年前晉敗秦師於殺，獲孟明，晉襄公因文公夫人文嬴爲之請，釋之

，晉將先軫聞而大怒，以爲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襄公使陽處父追孟明，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疊臣疊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其意似爲三年後將復仇也，今戰而又敗，故晉人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以此笑之也。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

右。箕之役，

箕之役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即距此三年前也，時晉與白狄戰於箕也。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先軫晉之中軍

主將，續簡伯

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

即狐鞠居。

難，謂吾爲汝爲其難者也

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

也，意欲爲曠殺軫。

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

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公叔痤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

此即悅字。

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公叔痤反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纍囊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

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有乎。戰國策

###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居金城令居，金城郡之令居縣。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漢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緣前言渡湟水，郡縣不能禁。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結盟，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遣使至羌中，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



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行邊兵猶言閱邊兵也。敕告諸

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使者義渠安國處置不善，羌人遂反，時宣帝神爵元

年春也，充國年七十餘矣，帝以爲老，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

臣者矣，帝遂用充國爲將，充國以先零羌首叛，他種被其規略而動，故欲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餘種，使其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

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建議欲先擊罕羌开羌，充國上書

爭之，帝卒用充國計，及先零敗，罕羌竟不煩兵而服。既而羌人降者萬餘，充國

度其必坏，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璽書者，帝與臣下之書也。其

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保，

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

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言儻如此，則憂患不僅在羌。吾固以死守之，

遂上屯田奏，初上奏，或有非難之者，充國上奏數四，極陳利害，帝終聽用焉。先是帝嘗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使助充國，二將數言羌當擊，帝旣用充國屯田之議，又以充國屯田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將軍得降者四千餘人，破羌將軍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神爵二年五月羌亂漸定，充國振旅還京，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伐猶於也。兵勢國。

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卒讀若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是年秋，羌之降

酋斬其叛酋降，羌人盡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爲護羌校尉者，時

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丞相府御史府車騎將軍府前將軍府爲四府。

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

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

湯，

五府者，卽前四府加後將軍府。

湯數醉，酌羌人，

醉怒曰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充國以先

帝甘露二年卒，年八十六歲。漢書趙充國傳

馮異

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

，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王

據邯鄲，光武破之。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後漢書馮異傳

##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桓帝時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維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甯，羌豪帥感象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遣金鑣八枚，鑣音渠，金食器也。奐并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酌，以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後漢書張奐傳

## 趙雲

劉備定益州，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駁曰，霍去

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調役，得其歡心，備卽從之，劉禪建興六年，諸葛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魏將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三國志注趙雲別傳

### 祖逖

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晉室亂，匈奴劉淵獨種石勒等反，中原鼎沸，晉元帝司馬睿時爲左丞相在江東，以逖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

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鎧，甲也，仗，兵器也。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募得一千餘人而後進。時晉愍帝建興元年也。後四年，愍帝爲劉曜所害，明年睿稱帝於江左，改元建武，後三年，爲元帝睿太興三年，逖鎮雍邱，數遣兵邀擊後趙，石勒所建國名。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任子者以子作覆也。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共未埒，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太興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尙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逖以戴淵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邱，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據通鑑紀事本末祖逖北伐

### 李光顏

吳元濟據淮西叛唐憲宗命韓弘統李光顏，李道古，李愬，烏重胤，等諸將討之，時韓弘爲汴帥，矜衿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幾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怠於軍政也。使者卽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日納焉，詰朝，光顏乃大饗軍士，三軍咸集，令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

，令公憐光顏離室家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衆兵之心彌加激動。舊唐書李光顏傳

### 岳飛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宋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蔭一縷以來芻者，立斬以



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豪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高宗紹興四年，飛擊齊劉豫，恢復襄陽等六郡。詔光世爲援，光世劉光母也。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節錄宋史岳飛傳

案岳飛戰績甚多今不錄，獨錄其言行之足資楷模者。

孟珙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節宋史孟

珙傳

案孟珙爲宋季名將，勳名功業，亞於岳飛，其戰迹詳於宋史本傳，今獨錄其平時之生活，以見凡爲名將者，須有學養。

### 孫承宗

杜先生峿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習，猶熟也。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始爲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于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阨塞，用是曉暢邊事。後加官至少師，具見明史本傳，故以孫少師稱之。道公天啓二年，天啓明熹宗年號。以大學士經略遼薊，時滿清爲明邊患，遼薊地當其衝也。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

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况  
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鑿米之精好者。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

重也。公楫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

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褐，布衣也，或進士則可釋布衣而入仕矣。念此身已不爲已有，而朝廷

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

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據明史承宗傳，魏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

中官劉應坤等於犒將士時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會忠賢逐忠臣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

以賀聖壽入朝，而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請君側，忠賢懼甚，繞御牀哭，熹宗爲心動，令內閣擬旨，令三道飛騎止

之，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此氣折逆奄事。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

也，魏忠賢以奄人作姦弄權，故曰逆奄。當王化貞喪敗之後，滿清之勢方熾

，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而承宗猶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五十萬

其後滿清兵入關，直逼京師，明莊烈帝以廷臣爭請召承宗，起用問方略，卒賴承宗之力，得逐清兵出關，此所謂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也，事皆詳明史承宗本傳。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

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方苞望溪文集卷九

### 李定國

李定國字壹純，陝西延安人，初從張獻忠爲盜，驍勇超逸，稱萬人敵，清兵斬獻忠西充，定國等帥潰衆南陷重慶，明年正月入遵義，始不殺略，貴州趨雲南，乃去僞號，稱明將軍，定國每靜念，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亂，怙惡不撫，決裂至是，吾輩膽義，素不後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歸復明朝。及入楚雄，得楊畏知，畏知者字介甫陝西寶雞人，崇禎中，舉鄉試第一，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爲人忠勇激發，在軍中陳說順逆，輒傾一坐，定國深悅服，後降桂王，於西南轉戰，屢建奇功，殺清大將孔有德，逐幽囚桂王之孫可望，

皆定國力也。及吳三桂以清兵入緬甸，桂王蒙塵，定國憤懣欲絕，曰：勢既不敵，追無能為，乃由孟良傍雲南邊伺桂王動靜，遣官入車里送禮，借兵復雲南救駕，車里暹羅俱使人請入計用兵事宜，尊禮甚殷，會定國人馬病死日甚，乃齋戒作表告天，敘平生及反正輔明，皆本至誠，若明祚未終，乞順定國所為，軍馬無災，俾同心力，出滇救主，果歷數既終，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既而病作，旋聞桂王及太子遇害，仰天大慟，遂篤，託其子靳統武及馬思良而卒。據西南紀事

案李定國為殘暴之寇，一旦反正，遂為明末忠臣，觀其崎嶇艱難之中，百折不回，何其烈也，是知為善為惡，存於一心，心既堅定，何事不可為哉，茲錄將帥之事，而以李定國殿于末，庶幾讀者，得激發悔過自新之心焉。

### 第三節 官吏

明魏莊渠名校。答俞獻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

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賢者所至，塗炭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如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能重此官者，在己不在人。」又答黃汝玉曰：「聞汝出掌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常謂今世仕官，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今尤親民矣，然曠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利，高者驚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爲民父母，其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歟勿庸忿之，姑惟勸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屈己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己廉潔，愛民懇惻，推此道也。蠻貉可行，矧文獻之邦耶。」莊渠之言，至爲警切，茲於官吏，錄其守己廉潔，愛民懇惻者數人，以見其概，庶今之居官者，得所模範焉。

### 龔遂

宣帝卽位，漢宣帝。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

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讀如悅。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一切古義爲暫時也。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傳，車也。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鈎，鎌也。諸持鈎鉏，鈎，鎌也。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鈎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士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蘆，五十本葱，一畦韭，家

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淩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節錄前漢書循吏傳

### 魯恭

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贖不問，黃，寬於是吏人信服。節錄後漢書魯恭傳

### 張需

張需知霸州，霸當順天河間之中，近畿輔，民游食者多，生業凋殘，需至，集里老究悉其故，於是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麻，及女



紅紡績之具，畜牧雞豚之數，徧行勸諭，暇則親至村落，取其戶簿驗之，缺者有罰，且多方鼓舞，民皆樂從，勤立生事，里鮮游惰，不再期，民俱有恆產，生理日滋，民用殷富。李二曲集司收寶鑑

海瑞

海瑞知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讎，攜二蒼頭，自耕官地以食，性鯁直，不畏強禦，豺狼破膽，風節耿介，爲近代第一，人比之包圍羅。李二曲集司收寶鑑

王印長

王印長知澤州，實心實政，治行爲天下第一，民戴之如私親，去後相與尸祝不替。公嘗作愛歌，揭示通衢曰：「非我不愛錢，我愛誰不愛，敲骨吸人髓，天理良心壞，逼人賣田宅，把來我置蓋，逼人鬻妻孥，把來我養賴，逼人揭銀錢，把來我放債，人哭我喜歡，有些不爽快，我見愛錢人，當身遭禍敗，又見愛錢人，子弟爲乞丐，空落愛錢名，唾罵千年在，我有愛錢方，人已兩無害，少吃一隻雞，

可。買。五。日。菜。少。穿。一。疋。綢。舉。家。有。鋪。戴。儉。用。勝。貪。圖。吾。鼎。猶。當。愛。讀。此。數。言。可。想。見。其。操。履。矣。李。二。曲。集。司。牧。實。鑑。

### 陸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清康熙時，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隴其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隴其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隴其弗納，則求隴其故人爲之游說，隴其與故人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隴其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出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隴其令更番服役，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隴其涕

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隴其察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婚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隴其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恐後。時方有三藩之役，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隴其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嘉定民大賊，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隴其以盜案落職矣。及去嘉定，鄉民扶老攜幼獻新粟，涕泣請受，隴其悉慰遣之，委巷結綵炳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卽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後授靈壽知縣，縣於眞定最爲礪瘠，俗強悍，善鬥輕生，隴其勸課耕耨，以盡地方，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鬥狠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

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會歲饑，牒大吏以聞，縣得免徵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隴其不從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隴其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越三年，縣復大饑，詔發三千金以賑，隴其遍歷山谷，親審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逾額，隴其不顧，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焉。據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 李炯

李君名炯，字澹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塘

瀕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糞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容府衙，沈生爲府衙客也。搆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歌，用金書彩旗爲導，有警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警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警前捫君衣，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舟過梅棗鎮，商民張彩棚設樂餞君，三爵後獻白金爲壽，君却之，已而昇君徧歷鎮中曰，公去矣，俾鎮一人識公，旣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翛然，以山水自樂，卒年七十一。縣役李棟者，嘗詐取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候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嗚呼，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李元度國朝先正

事略

第四節 師儒

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身不居權勢之地，而能以道德化俗，陶鑄英才者，師儒之任也，甯得以不居權勢之地，遂以爲不足以爲乎。王心齋明儒王陽明弟子，名良。云，「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今錄師儒，取其不居勢位，而能化及于人者。

###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辟，猶舉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

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吏，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後漢書獨行傳

### 王通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世亂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數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讀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

### 節錄唐皮日休文中子碑

案有唐一代開國大臣，皆出於文中子之門，故有謂貞觀之治，源于河汾講學者，師儒所繫于治亂興衰者，顧不重哉。

##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於求志，薄于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鶩獮，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據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節錄宋史周敦頤傳

案有宋一代道學，實開端於周茂叔，以至元明，道學遂爲持世之綱維，師儒之繫于世道人心者如此。

## 王良



先生名良，字汝止，號心齋，秦屬安豐場人，場俗業鹽，不事詩書，以故先生目不知書，惟以販鹽爲務，年近三十，同鄉人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於是歸取孝經大學，置其書於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嘆曰，此孔門作聖功夫，非徒令人口耳也，爲笏書四勿語，非禮勿視，非視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也。朝夕手持而躬踐之。陽明王公巡撫江西，倡明致良知之學，四方學者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江西人也，聽先生議論，詫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訝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汨沒於舉業，沈酣於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將就其可否，無以學術誤天下，卽買舟辭親往江西，持海濱生刺謁陽明，至則由中甬踞上坐，反覆辯論，遂縱言及天下事，陽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雖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陽明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

陽明然其言，先生亦心服陽明，坐漸側，講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陽明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爲苟從，予所樂也，乃又反復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始大悅服，竟下拜，執弟子禮，陽明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心矣。居七日，辭歸省親，旣而復詣江西，過金陵，至太學前，聚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爲諸君發明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心卽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爽然自失，大司成汪咸齋延入，問先生治何經，先生曰，吾治總經也，聞者悚然，至江西日侍陽明，會陽明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先生爲構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因念與人爲善，仁人之心，一夫不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於是製輕車，將周流天下，先詣京師，沿途講說

，人士聚聽多感動，朝士以先生車服言論，悉與人異相顧愕眙，陽明聞之，以書促歸還會稽，自是斂圭角，就夷坦，嘉靖初，陽明起制兩廣，卒於師，遺孤方二歲，內變外讐，禍機叵測，先生往反數千里，經紀其家，爲之議姻托孤多方保全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上自當道，下至農賈，莫不羣侍聽講，人厭其欲厭，猶足也。御史陳讓按維揚，訪先生，至泰州，病目不得行，乃作詩呈先生稱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先生覽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曰，何謂也，先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吾人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櫛柄在手，隨時處處，無入而非行道矣，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且，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遺其末矣，皆小成也。時大儒太宰湛公甘泉，祭酒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東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而羅殿元洪先尤數造其榻請益，一日述

近時悔恨處求正，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將自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天地育萬物樞柄，明日，復入見，因論正己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因作大成歌以贈之，略云，「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語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洪先大喜而別。亡何先生寢病，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懈，諸子泣請後事，先生顧仲子夔曰，汝知學，吾復何憂，又回顧諸子曰，汝兄知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卒，年五十有八，門人爲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人。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戶部尙書耿定向傳其事，提學御史胡植祀先生於鄉賢，馮天綬置精舍祠祭田定祀典，兵備副使程學博，奉督檄建專祠於州西，巡撫王宗沐，吳

桂芳，各捐俸置崇儒祠祭田，大學士李春芳，巡撫凌儒撰祠記，總督李燧修瑩域，尙書孫應魁，祭酒敖銑，給事中黃直，林大欽，戚賢，都御史耿定力，周棗，張元冲，總督毛愷，廉使胡堯時，大常卿郭汝霖，巡鹽御史彭端吾，陳遇文，謝正蒙，張九功，提學御史楊廷筠，宋儀望，巡按御史黃吉士，修撰焦竑，知府朱懷幹，推官徐鑾等相繼置田肖像，表章私淑。節錄李二曲集觀感錄王心齋先生篤按王心齋以一布衣，崛起海濱，慨然以倡學術正人心爲己任，遂能傾動一時，師儒之力，不亦鉅哉，願所以自處者何如耳，故吾人果能以不得勢位爲憂，而以不能淑世是愧，則其功業有出於經世宰物之外者矣。

### 第五節 農工商賈

凡人果能以正己物正爲懷，則隨時隨地，皆可以化民成俗，亦安計所處之地位，所執之職業哉，茲錄農工商賈之能以學行導人者，庶幾吾人隨時隨地，可自勉也。

## 夏廷美

夏雲峯名廷美，繁昌人。素事耕稼，聞心齋之風而慕之，或教之讀書，乃日取學庸論孟反身尋繹，覺有會處。讀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止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關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學道，苟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人口吻，此皆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又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吾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分別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本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臭是也，廷美懼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聞者霍然有省。是時士大夫咸知重學，遞迎廷美蒞會，至則因人開發，多所興起。耿尙書天臺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

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耿爲之懼然。及卒，四方會葬者日甚衆。

朱恕李二曲集觀感錄

朱光信名恕，草堰人，受廬安豐，日樵采易麥糶，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糝爲糗以樵，一日，過心齋崗，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里，」先生聞而奇之，先生謂心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

，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己有也，恕味其言於心，每往，必詣門熟聽，饑取水糗以食，食已，樵如初，疲則弛所負擔，跌坐以息，仰天浩歌，悠然自得，先生門徒或覲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願奉此爲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恕手其金，俯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却之，宗爲之給衣食，供朝夕，如常。學使胡植數招見之，

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卒也，耿尚書爲之傳。李二曲集觀感錄朱光信篇

### 李珠

李珠字明祥，世居泰州，以農民報充州吏，事州守王瑤瑚，聞學有感，遂棄吏從心齋游，勇決嗜學，躬體實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異其爲人，爭相褒美，珠遜謝不居，惟以導人爲善爲功課，一時州縣吏書皂快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嘆服。節錄李二曲集觀感錄李珠篇

### 韓貞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於人爲甓，甓坏爲兩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居失之，居破窰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卒



，復受業於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間茅舍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年逾三紀，尙縲，仲子倡義，屬門徒釀錢助之婚。久之，學有德，毅然以倡導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願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與羣弟子班荆跌坐，從容論學，數日興盡，則拏偕舟之賡歌互咏，往別村聚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隨所欲往蓋徧所知交而還，見者欣賞，若羣仙嬉遊於瀛閩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錢，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餐，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饗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太師李公春芳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是時耿尙書定向爲御史，典學南畿，李公寓書屬之嘉獎，以廣厲士風，耿因致禮加幣，且執

禮喻之，令其必受，貞乃受之，買牲祭心齋祠，分胙於其同門。嘗與諸名公卿相會論學，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諫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卒年七十有七。節錄李二曲集觀感錄韓樂吾篇

### 林訥

林訥字公敏，福建莆田人，賈淮南，途逢韓樂吾，聆其語，有契，於是再拜受學，執侍左右，隨之肄陶，嘉靖甲寅，倭寇閩，舉家就燼，無所歸，卒業於仲子，獨得其傳，倡學海甸，老而忘倦，年八十有四，卒於東臺場，門人劉源宅，王嘉第，王元鼎，等爲持服治喪。節錄李二曲集觀感錄林訥篇

### 張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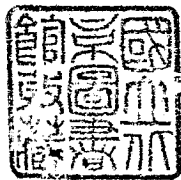
天啓間，華州有張本德者，初習釘戲秤，後以鬻帽爲業，聞馮先生少墟講學有感，遂購先儒語錄潛體密玩，每有所會，輒舉以告人，惟恐不同歸於善，嘗從都憲曹

真予先生學，曹亟許可，晚遊憲副張忠烈公之門，禮待有加，張之諸子以德非士流，頗怪之，張大聲斥曰，汝輩名爲士流，實不知學，渠雖非士流，卻知學，汝輩不以爲愧，乃以爲怪耶，德聞之，愈感勵，樂善慕義，終身不倦。

李二曲集觀感錄附注

### 白宗伊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布衣，以賣筆爲生，受先生教，先生謂顏習齋也，習齋名元，博野也，清初大儒，其學以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並重爲主，以六德六行六藝爲教，於程朱陸王外，別開一派。出游四方，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顏李學記卷十顏李弟子錄



10

882955